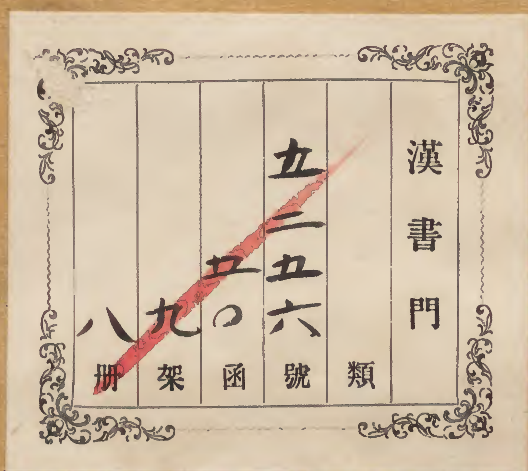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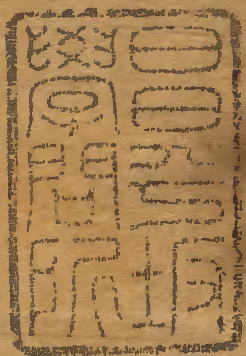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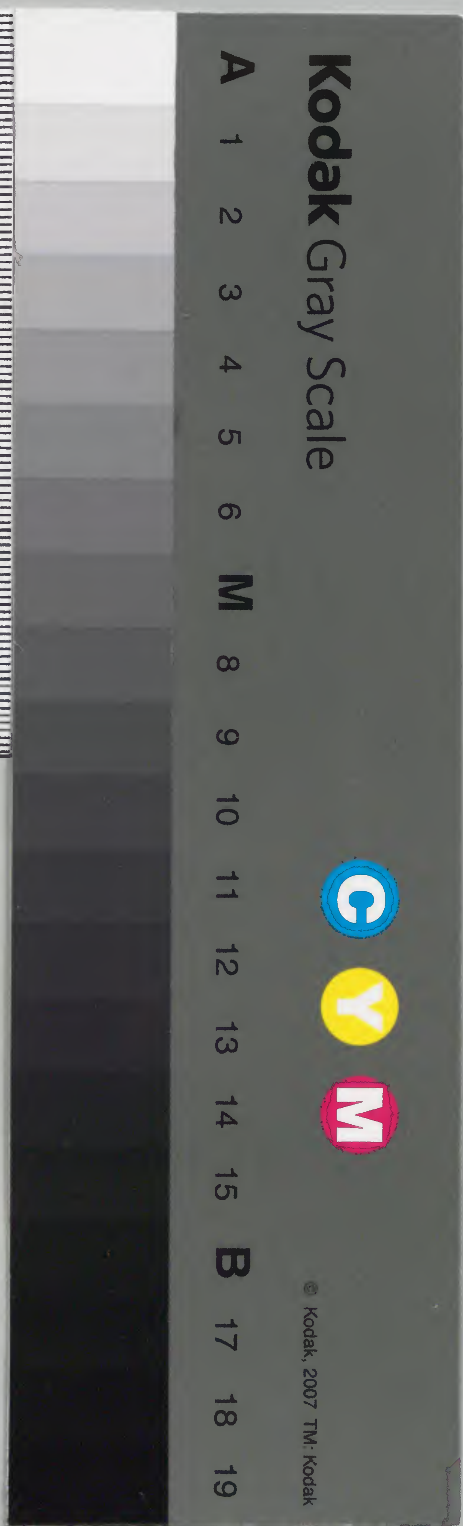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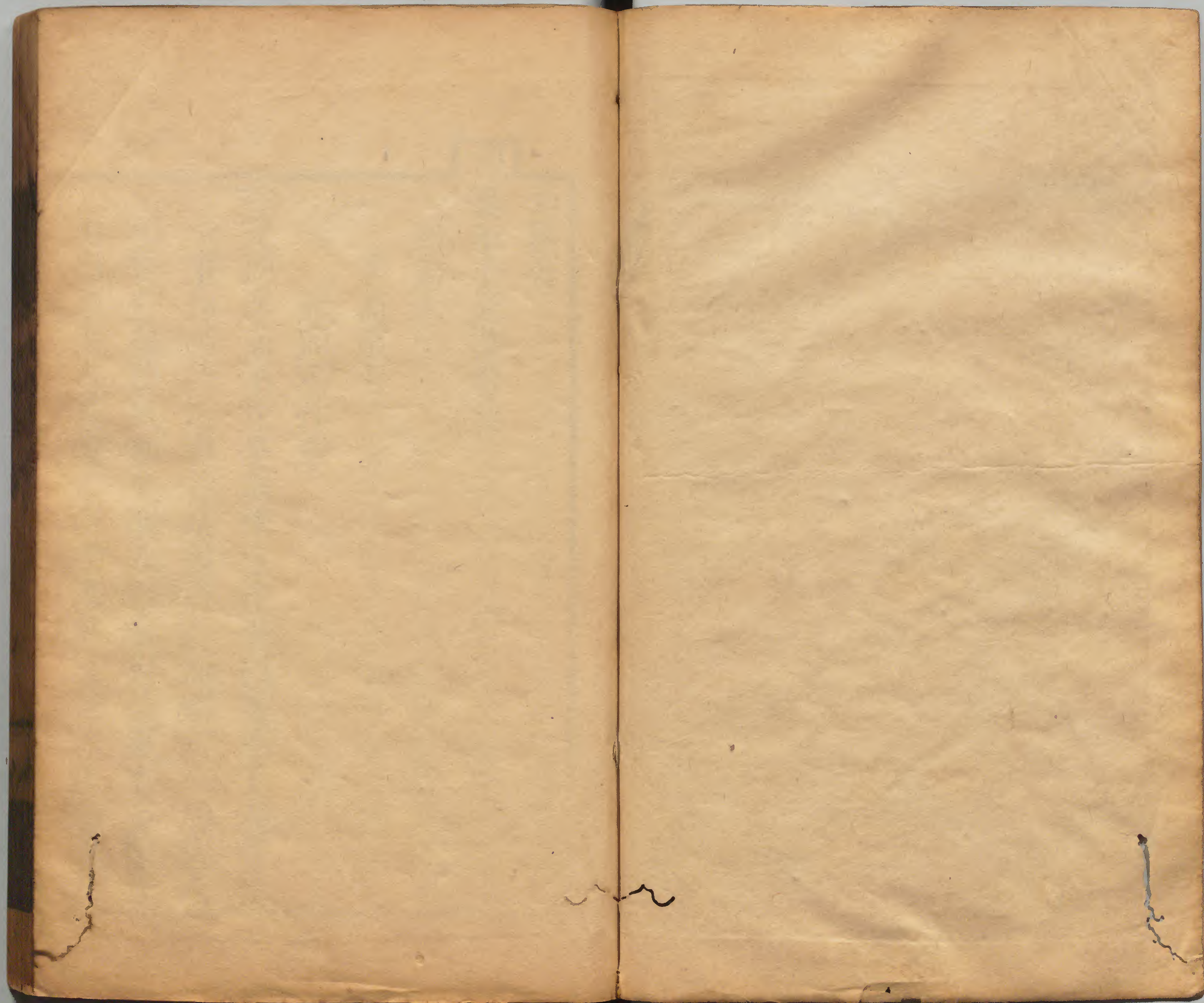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九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6
冊數	8 (4)
函號	298 268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淺草文庫

論語六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犬

卷九

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

如何。

蜚卿問信而好古。曰。旣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

底意思。

以上語類二條

述而不作。敬夫云。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愚謂平易二字說不著。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其

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爲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爲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於卒章忽爲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爲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爲病亦不細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
論語說。文集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爲學。有些小閒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爲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

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

處。以上語類二條

問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與。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曰。正為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眾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答劉季章文集

德之不脩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徒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徒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

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徙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

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卽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著。改過。則是十

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著脩於己。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

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豪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以上語類五條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天天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

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以上語類二條

甚矣吾衰章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寓錄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亦不到此。故不復以周公之道。不可得行。思慮夢。甚歎其衰如此。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

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

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

道耳。集注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以上語類六條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邪。以

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答方伯謨文集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與常人不同。然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

先子集卷九
九
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

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

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卽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旣不失其本

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卽得。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他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己。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

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翫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以上語類十條

敬夫云。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愚謂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

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爲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耻於游藝。而爲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爲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爲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鴈是較

直錢底。語類

不憤不啟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啟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

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

漸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

著華采衣服。

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胷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戚亦興。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

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閒。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拂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

不能終食之閒。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他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曰。聖人性情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邪。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諭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答陳安卿文集

子謂顏淵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此八字。極要人翫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

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繫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繫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

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說命只是爲中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

到那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

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開時已自思量都
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
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以上語類七條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
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
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
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語類

子在齊聞韶章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
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
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眾人如此。則是溺於物
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
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
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
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
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

淳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爲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

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

此理。以上語類三條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

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珙美玉。直截天淵矣。

夫子爲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仁不仁矣。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閒不恰好處。便

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輒。

以上語類三條

問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

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爲說。冉有之問。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蒯瞶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

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

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二條。

飯疏食章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閒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邪。曰。孔

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

保守。

以上語類三條

加我數年章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

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

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耦。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爲善。凶爲惡。

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

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劣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卽就胸中寫出這箇理。以上語類二條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

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

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爲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以上語類二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

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

止法也。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

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豪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豪之閒隔。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以上語類三條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

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答陳安卿文集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語類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

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語類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

是皆吾師也。語類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旣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

是捨命。以上語類二條

問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亦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已。某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答鄭子上文集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

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語類

子以四教章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

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

禮之實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與。曰。然。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

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否。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以上語類五條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撓。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賈問善人有恆一章。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有恆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

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爲學。亦是有恆。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

吳伯英解亡而爲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上語類三條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

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

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以上語類二條

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

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某恐經文止

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曰。本文之

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

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答潘坦翁文集

仁遠乎哉章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

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

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

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以上語類四條

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李答

守約。
文集。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語類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

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語類

文莫吾猶人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之意同。語類

若聖與仁章

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以上語類二條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教不倦為無有。又謙

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歉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既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會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

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

不信了。

以上語類三條

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

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答陳安卿

問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

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曰。自

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

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

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答程允夫

集二條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

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

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語類

君子坦蕩蕩章

問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

曾懷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

後曾懷寬廣也。曰。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答陳

安卿文集

子溫而厲章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

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

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

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

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

以上語類三條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

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
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
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
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
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
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
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
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

實只是一般。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
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
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
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
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
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
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立宗。皆兄弟終身無閒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立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答黃直翁

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為得仁邪。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曾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答楊志仁。以

上文集
二條

恭而無禮章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語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

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語類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

不好底對看便見。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功。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功。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

列子全書卷九
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閒未
熟時。雖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
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
鄙倍。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
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只大
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
須隨事省察。不令閒斷。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
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
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
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
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
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
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夫字。正字尙可
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邪。曰。這三字雖不是
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
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

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爲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

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著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以上語類七條敬夫云。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辭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辭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愚謂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

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辭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辭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爲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爲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

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遽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其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遽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遽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邪。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

不校，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

恐無益。

以上語類三條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

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邪。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

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無所守。霍光雖有爲有猷矣。只是無所守。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

燕慕容恪。是慕容暉之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以上語類三條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爲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其狹小。

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爲開廓。弘字却是作用。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以下不弘之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

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

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

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以上

語類
六條

興於詩章

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

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豪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

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與。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敬。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

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諷。誦。至。於。禮。只。得。夾。定。做。去。樂。只。是。使。他。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

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以上語類六條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

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

如此則前面方推是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閒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從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

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以上語類三條

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

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答范伯崇。文集。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

如東漢之黨錮。語類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爲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爲驕。語類

三年學章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語類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以上語類六條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

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
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
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答石子重。○文集。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
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閒只得守此。如縣
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
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
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語類

師摯之始章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語類

狂而不直章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
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
敢為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恠者空
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

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以上語類二條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語類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閒然四章。先生

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豪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

語類

大哉堯之為君章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
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以上語類二條

舜有臣五人章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
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
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
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
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

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破
一般。

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
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
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
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聖人已說底話。尙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
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
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以上語類三條

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答鄭子上

○文集

禹吾無閒然章

范益之問五峰說禹無閒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著知言。也不曾如此說。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鞞。左氏帶裳鞞。烏。以上語類二條

卷之八

三

淵鑒齋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禹吾無聞然章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

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

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唯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卽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唯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

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唯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以上

語類
五條

子絕四章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會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

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爲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朱子全書卷一
四
問意私意也。我私己也。看得來私己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

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著。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橫渠之意。以絕為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母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以上語類八條

絕四有兩說。一說為孔子自無此四者。母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為孔子禁絕學者。母得有此四者。今來論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為明白平易也。又來論母意一句。似亦未安意。

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答吳晦叔文集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

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會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

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

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以上語類三條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

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

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爲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曾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以上語類四條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啟一段相反。不憤不啟。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啟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

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
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
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
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
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
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
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
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

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
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
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
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

以上語
類三條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
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
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
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

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閒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答江德功文集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語類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

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

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

矜也。以上語類二條

顏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只此會處。正淳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

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著力不

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

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唯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唯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

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
不見迫切。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別自
有一箇道理。然茲苦也。茲其所以爲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
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
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
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
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

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
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
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
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
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
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
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

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

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曰。此說得之。答李堯卿文

集

子疾病章

問子路使門人為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
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此
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為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
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語類

子貢曰有美玉章

問沽之哉。哉之為義。以常例言之。則為疑辭。集注直
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為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詞。其

或為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
待價。則不得為疑辭矣。答李守約文集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
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
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
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
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
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

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語類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爲不爲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

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爲酒困爲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語類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閒斷。而其理

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

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

朱子集注卷十
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閒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

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蘗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以上語類六條

語之而不惰章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以上語類二條

子謂顏淵章。至公人心。亦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

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語類

苗而不秀章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

何所用。語類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語類

法語之言章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釋。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犬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語類

衣敝緼袍章

先生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

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

識爾。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強則伎。弱則求。人唯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

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曰。是。答周舜弼文集

知者不惑章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唯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

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以上

語類
四條

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

人所當自力也。答石子重文集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皆不切。章淵不切。不要野。主釋。章來。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

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

亦不妨。伊川以為權便是經。某以為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為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

經獨不宜乎。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

治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

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

先子全書卷十
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伊川說權却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爲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
蘇而太宗不可謂之難孟子曰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卽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以上語類十條
問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旣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答劉季章文集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

他久存爾。語類

唐棣之華。敬夫云。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某按論語及詩名。南作唐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移。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

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鄉黨第十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以上語類三條

第二節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說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

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以上語類二條

第三節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

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

主方相見。

以上語類二條

第四節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闌。扉之兩旁有棖。棖闌之間卽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閒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復其位。踧踏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

末梢。又整頓則箇。

以上語類四條

問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贊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躡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踏踏如有循。自不至躡齊矣。答李堯卿。文集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圭。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

圭通信。少閒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閒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紆也。

私覲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以上語類五條

第六節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

問緌以飾練服。緌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禕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禕。再入爲纁。三入爲

絳。四入爲朱。

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不以紺緹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緹。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緹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閒色。

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駟。爲中央之閒

色。

答張敬夫問目

問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注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

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此讀集注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襜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答歐陽希遜。以上文集二條。

第八節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閒。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

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

以上語類二條

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字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

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理。不
應反作如此說也。答陳安卿

問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曰如魚膾不
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

也。答李守約

出三日不食之矣。敬夫云。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某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
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
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與張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
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
三論皆有混其閒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曰。何晏序云。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
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四條

第十節

問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
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

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語類

問鄉人儻。古人所以為此禮者。只為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撓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答陳安卿文集

第十一節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

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
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
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
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
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
爲人粘泥故說之較密。以上語類二條

第十三節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

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
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
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
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
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
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以上語類二條

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
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

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旣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其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

答向伯元

○文集

第十四節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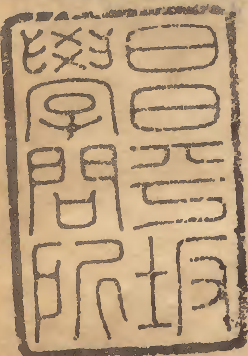
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語類

第十五節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語類

第十六節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蓋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語類



立文論車中不與照一章曰立文正識左脈點景書
 德天車備一將以照其師高六尺四三登一四四
 夫八在神門其... 山文突立脈編... 亦不... 此...
 立文論車中不與照一章曰立文正識左脈點景書

